



反特小说

插翅难飞

许虹歌 龙国苗

展翅难飞

许虻歌 龙国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插翅难飞

许虹歌 龙国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6.375 字数123.6千

1978年2月第1版 1978年贵州第1次印刷

书号10115·357 定价0.38元

内 容 提 要

《插翅难飞》是一部反特中篇小说，描写苏修克格勃派遣特务潜入我国，与暗藏的国民党特务挂上了钩，发展反革命组织，妄图盗窃我国防工业秘密图纸，破坏我战略物资的运输以及发动反革命骚乱等。我公安部门从抓获的越境罪犯的供词和所发现的敌人拍发的密码电报中，进行分析、研究，组织侦破，终于将潜伏在我九一九国防基地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的特务一网打尽。

小说描写的案情复杂，情节曲折，有故事性。歌颂了毛主席依靠群众办案的光辉思想，反映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广大人民群众对敌斗争、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精神，同时塑造了我公安人员钟柱刚依靠当地党委，密切联系群众，机智、勇敢地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光辉形象。

国庆节即将来临，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各条战线上的人们，正满怀革命豪情，决心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来迎接这个光辉的日子。市中心区的高大建筑物上，巨大的横幅布标象长虹凌空高挂，上面贴着刚劲的方块大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朝阳的照映下，金光灿灿，雄浑有力，体现了全市人民团结战斗的豪迈气派。街心花园象彩色的带子绣在宽大的柏油路上，一排排金黄、雪白、深紫色的盆景，花团锦簇，争芳斗艳；尤其是那雪球般的龙爪菊，迎风摇曳，生机勃勃。花园尽头的喷水池，水柱日夜不停地喷射着，金色的阳光辉映着银色的水珠，闪烁闪烁，象孔雀开屏，似节日焰火，瑰丽多姿，耀人眼目。现在，正是上早班的时候，街上显得特别热闹。街中心车水马龙，人行道上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交通岗的电铃声，合组成一支高亢的进行曲，给这个城市增添了令人鼓舞的战斗气氛。

在行走匆忙的人流中，有一个三十五六岁的中年男子，身着一件蓝布对襟上装，中等个儿，身板壮实，黧黑色的四方脸，宽宽的前额，两道浓浓的剑眉衬着一双灼灼有神的眼睛，看起来精力充沛，作事干练。他叫钟柱刚，是市公安局的

侦察员。解放前钟柱刚是个苦大仇深的放牛娃，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为一个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公安战士。他具有山区农民憨厚、朴质、坚强、刚毅的性格，遇事沉着、冷静，但在同敌人斗争的时候，却象出山的猛虎，时而同敌人周旋，用各种方法迷惑敌人，时而越深涧、跃悬崖同敌人搏斗，所以同志们都爱戴地称他叫“钟虎”。这次他出差到外地半个多月时间，昨晚刚刚回来，就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叫他休息一天，立刻去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躺在床上，心潮澎湃，辗转不能成眠。他知道，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各条战线捷报频传，然而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阶级敌人总是不甘心失败的，总是要进行捣乱和破坏的。于是他喃喃自语：“休息啥？敌人每时每刻都在霍霍磨刀，伺机进行破坏，在对敌斗争战线上，‘时间’这个字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我们为了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可不能休息呵！”他精神振奋，血液沸腾，恨不得立刻到战斗最艰苦的地方去，把阶级敌人一网打尽。因此他顾不上休息，今晨起了个大早，就大步流星地径直往市公安局奔去。

他刚踏进办公大楼，举眼一看，到处洋溢着火热的战斗气氛。全市的治安保卫工作会议刚刚闭幕，走廊两壁贴满了各个片区治保组织的决心书。各个处的办公室门前也贴满了大字报，那醒目的“狠批刘少奇公安工作神秘孤立主义，大走群众路线”的大字标题，金光耀眼。尤其是他们那个处的大批判专栏，使他打心眼里高兴。党支部书记王卫华处长

写的批判稿：《彻底批臭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公安路线！》
侦破组小张的文章：《依靠群众，啃掉‘骨头’案件》……。这些文章联系案例，写得生动，批得有力，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尤其是王处长文章中的一段话，更使他心情激动。他聚精会神地逐句逐字地读着：

“目前，能不能说修正主义公安路线的流毒都彻底肃清了？还不能这么说。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决依靠党委领导，走群众路线，才能彻底扫除神秘孤立主义的影响，克敌制胜！……。”他读着读着，每个字都紧扣他的心弦，每句话都牵动他的思绪，他联系以往对一些案件的争论，仔细思考着公安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激动地说道：“是呵，只有切实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才能心明眼亮，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才能握得紧呵！”他想着想着，从荷包里摸出他那五寸来长的叶子烟杆，装上烟叶，叼在嘴里，浑身充满劲头，蹬、蹬、蹬地踏上楼梯，往办公室去接受新的任务。

钟柱刚接受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后，内心十分高兴，两眼射出坚毅的光芒，他用洪钟般的声音向组织表示：“不打倒最凶恶的豺狼，不算出色的猎人，不压倒最险恶的风浪，不算高明的水手。”若干年来，他在看不见的对敌斗争战线上，总是争取去侦破最难啃的“骨头”案件，而今天组织上分配给他的恰好是这样的“骨头”。

二

宽敞的办公室里，摆着两个文件柜，两张办公桌，两排椅子。金色的阳光透过明净的玻璃窗洒在新涂过油漆的地板上，反射出眩目的光彩。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市区地图。这时，王卫华处长正握着话筒打电话：

“嗨！密码用的是四角号码的偏旁部首，代号是这样吗？……好！我们等着，请你们立即把密码全部译出送来！”

王处长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担任解放军某部的侦察排长，解放大西南时，在这个城市参加军管工作，后来转业到地方，安置在公安部门，历任派出所所长，公安分局政保股长，现在是市公安局政保处处长。他虽然才五十来岁，但两鬓已开始斑白，长期的对敌斗争生活，养成了他碰到问题喜欢踱步深思和冷静分析的习惯。他搁下话筒，眉宇间的皱纹舒展开来，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一边踱步，一边向钟柱刚介绍案情：

据根上级公安部门的通报，本月三号，我们在逮捕一名偷越国境的罪犯时，这个歹徒开枪拒捕，被边防部队把他击毙了。从这个罪犯身上搜出一叠信笺，经过化验，其中几张是用密写药水写给敌特机关的情报，它透露了本市辖区九一九基地国防工厂的分布情况和一些技术机密，我们正在侦查的时候，又截获了一份密码电报……。”

王处长仔细地分析案情后，钟柱刚和侦破组的同志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时，电话铃响了，王处长拿起听筒，听筒里传来局党组副书记高鸿局长柔和而有力的声音：“老王，三号案件的进展情况怎样？省委和省局党组都十分重视这个案件，兄弟单位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请你们根据局党组的意见，依靠群众，尽快地把案件侦破。钟柱刚回来没有？……那好，我现在省局，密码已全部译出，他们立马就给你们送去。”

王处长放下话筒，不大一会，窗外传来了摩托“扑扑扑”的马达声，接着从摩托车上走下一位同志，送来了已经译出的密码电报的全文。王处长接过密码电报，向大家念道：

“河水滔滔空流去，
松屯送君恨别离，
觅得几个金兰友，
李桃凋谢心凄凄。
情趣相投抒胸臆，
物事每思长太息；
速往探寻弥突寺，
到时坐待清水溪。

这两段艰涩聱牙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呢？敌人真象狐狸一样狡猾，用一些诡谲荒诞的经符进行联络，妄图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王处长把这份费猜的近乎谜语的密码电报交给了钟柱刚，风趣地说：

“看哪，敌人在同我们比‘诗才’了！这首蹩脚的七言律

诗,你认为如何?”

钟柱刚虽然不是大专文科毕业生,但他却是从田边地角走出来的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做诗入门”,但却读过许多工农群众的血泪家史。现在,当他看到这首从密码翻译出来的“律诗”时,禁不住燃起满腔怒火。他嘴角蠕动几下,然后习惯地摸出他那支叶子烟杆,装上烟叭哒叭哒地吸着,重重地吐着烟子,仿佛要把满腔愤怒倾泻出来一般。这时,坐在他身旁的小张用手拐子轻轻碰了他一下,低声说道:

“老钟,你的斗争经验丰富,你谈谈对这首诗的看法吧,给我们启发启发。”

这时,正在沉思着的余盛全也颇有些激动地说:“老钟,我们是否可以首先分析一下这些句子象征性的意思?”

小张睁大眼睛插嘴问道:“甚么叫象征性的意思呢?”

余盛全打着手势,比划着说:“象征性么,比如‘河水滔滔空流去,松屯送君恨别离’这两句,也许就是象征某个坏家伙要到某地去了,‘恨别离’这三个字值得考虑哪。老钟,你说对吗?”

钟柱刚没有吭声,他一股劲地叭着叶子烟,思绪万千。他回想着过去分析案情的经验和教训,他沉默着,一时两个眼球不断滚动,胸中象滔滔的河水翻腾,一时却又十分恬静,象一潭深深的绿水,它蕴蓄着一个革命战士对党的多少心意!他知道,敌人就象泥鳅一样,他们决不会那么“憨包”。这些隐语背后一定有一个恶毒的阴谋,它可能关系到我们

某个国防基地的安全，关系到我们成千上万的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陷入沉思之中，眉头紧蹙，那烧料烟嘴上缭绕着一缕缕青烟。他将烟吸完，磕掉烟灰，才提问似地说：

“如果按照老余同志的意见，前面两句的意思是某个坏家伙要到某地去了，那么后面几句的意思呢？‘李桃’、‘清水溪’指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吗？嗯……”老余沉思着。

钟柱刚继续说：“如果去猜测这些句子象征性的意思，就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就会使我们的思路陷入混乱。我们分析事物的矛盾，主要分析哪些是本质方面，哪些是非本质方面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妨首先把这些句子拆散，又串连起来，然后根据单字间的内在联系，重新组合，进行分析，看看有无意义，由此也许可以看出来一些破绽。”

王处长很满意钟柱刚的见解，他从案头上的绿色皮夹子里拿出那份关于越境罪犯的材料，说道：

“这份密码电报和那个越境罪犯之间似乎有联系，因为两件事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而且都和我市有关。我们要从它同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去抓住它的必然性的联系。因此，对这首诗的解剖，我们也应该这样作。”

“对！我们不能孤立地去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钟柱刚赞同地补充了一句。

大家同意王处长和钟柱刚的意见，统一了看法，于是，王处长、钟柱刚和侦破组的同志便象解剖麻雀一样，着手对这首神秘的“律诗”进行解剖、分析。他们把诗句拆散成一个

个单字，研究单字间的内在联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看，第一句开头的那个‘河’字和第二句开头的那个‘松’字，连接起来就是‘河松’，我市郊区不是有个鹤嵩镇吗？”钟柱刚将叶子烟杆往荷包里一揣，继续说道：“再看第三行的第一个字，嗯，是个‘觅’字。”“第四行的第一个字是‘李’字”。余盛全被这一启发，也插嘴说道：

“有办法。这四个字连接起来就是‘河松觅李’，也就是‘鹤嵩觅李’，意思清楚了！”小张兴奋得几乎呐喊起来。

钟柱刚“嘿嘿”地笑了笑，粗声说道：“这些家伙表面上看来好象是作谜语游戏，实际上可说是绞尽脑汁，搜尽枯肠了！”

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从第二段的诗句中找出“情物速到”四个字。

“嗯，‘河松觅李’，‘情物速到’。”王处长风趣地说，“不错，真是‘诗中有意’，诗的含意深远哇！”

“河松”是“鹤嵩”的谐音。鹤嵩镇在市区东南，位于铁路和公路交叉点上。镇子附近，工厂星罗棋布，其中有九一九基地所属的一些保密工厂。从那个越境罪犯盗窃的机密情报和这份密码电报涉及的地区来看，已经发现了这个案子的一些线索。但是，整个案件仍象一团迷雾，一连串的问号在王处长、钟柱刚和同志们脑海里盘旋。

“首先，我们可以断定，这是一个集团性的反革命案件。那个越境罪犯和这份密码电报之间贯穿着一条黑线。”王处长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两口，慢慢地喷着烟子，深思地继续

说：“看来，这伙反革命分子可能盗窃九一九基地的国防机密情报，第七句‘速往探寻弥突寺’里‘弥突寺’三字，难道不是影射秘密图纸的事么？戏才开始，谁是主要角色？他们将怎样达到目的？我们应该从哪儿入手进行侦察呢？”他用红色铅笔在纸上来回画着，他向来有这个习惯，在考虑一个作战方案的时候，总是要在纸上横七竖八地画上一些圈圈，然后又将它们涂掉。

钟柱刚把那份译出来的密码电报的全文反复而仔细地分析着。他说：“就文字的含义推测，‘鹤嵩觅李’，‘情物速到’，可以这样设想，这是敌人通知敌特机关派人到鹤嵩镇找一个姓李的，至于这个姓李的是谁，也许他们过去就是老熟人，也许是新近联系的成员。第二句是要找到这个姓李的人后，立即把敌特机关所需要的某种东西送去。”

王处长沉思了一会，抬起头来问道：“还有没有第二层意思呢？”

钟柱刚站了起来：“我们还可以这样设想，‘鹤嵩觅李’，这是那个‘主人’或者是同他有关系的人的地址和代号，这个姓李的通知敌特机关，联系的人已经找到了他，那份情报很快就要送到了。”

老余插嘴说道：“从这份密码电报同越境罪犯之间的内在联系来看，我同意老钟最后这个设想。不过，‘觅李’的意思，我还没有想通。”

钟柱刚微带笑意地说：“我认为重点是一个‘李’字，这是那个坏家伙的姓。要知道，敌人不是做文章，而是在表达

他的意思呵！”

他们又结合过去一些案例进行分析,并开始判断罪犯的形象。下班的时间早就到了,讨论还在进行。合乎逻辑的推论,根据事物的规律性寻求解决问题的联想,已经成了侦察人员的习惯。最后王处长说:

“昨晚局党组对这个案件作了研究,决定由钟柱刚和张云涛同志进行侦破工作。余盛全同志把另一任务完成后,也投入这个案件的战斗。”他顿了顿,目光炯炯地看了看大家,“根据上级公安部门的通报和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我市辖区内派遣特务在进行活动。他们为什么对九一九基地如此感兴趣?他们企图进行一些什么活动呢?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毫无疑义,敌人正在进行一桩大的阴谋活动。越境罪犯、密码电报……这些现象都是很不平常的,它从反面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这个案件首先从鹤嵩镇九一九基地入手,然后顺藤摸瓜,扩大侦察范围。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听取当地党委的意见,同那个地区的治安保卫、民兵组织和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张开口袋,把一小撮敌人装起来!”

钟柱刚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街上已是万家灯火。一幢幢高大的楼房象嵌上万颗明珠,霞光四射。街心花园在灯光的照射下,姹紫嫣红,色彩更加瑰丽。劳动了一天的人们,来来往往,在花丛中徐徐散步。钟柱刚怀着兴奋、激动的心情,嘴里哼着歌儿,沿着人行道,边走边观看这山城的夜景,当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九点一刻了。

三

钟柱刚和张云涛根据密码电报和越境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决定在鹤嵩镇和九一九基地一带来个遍地撒网，重点抓鱼，要把那条神秘的鳄鱼抓出来。他们经过精心研究，确定了以下计划：

第一，根据越境罪犯的密写情报，重点是在接近机密材料或者有条件探听机密材料的人当中进行审查；

第二，根据密码电报，寻找那个姓李的或者和李字谐音的神秘人物。

这天，日头才半竿子高，他们便兴冲冲地赶到了鹤嵩镇。这个镇子面积不宽，人烟稠密，市面热闹，青石铺成的街道象一条嬉闹的小河，拥挤着南来北往的旅客、换班休息的工人和赶集的农民。“阿娜上海”、“俺住山东”、“我家在昆明格……”各种地方口音，象叮咚的流水快活地流淌，使得这个小小的集镇洋溢着活泼的气氛，并显得繁华。他们在鹤嵩派出所歇了歇脚，向所长传达了局党组关于这个案件的指示，便急匆匆地往镇东头二公里远的九一九基地办事处走去。

基地党委书记杜静远听完钟柱刚的汇报，站起来精神抖擞地说道：

“你们局党组已经同我们联系过了。昨晚我们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对这个案件作了研究。”他迈动轻快的步子走近对面的墙壁，拉开布幔，指着一幅基地略图：“你们看，我们基地除了一些极端保密的单位，多数单位都在鹤嵩镇这一带地区。那个越境罪犯携带的密写情报就涉及这些单位的分布情况和八号图纸的技术机密。而承担八号图纸任务的只有这么几个单位。”他用粗壮的指头指点着图上一些标有号码的红色圆圈，象一个指挥员在前线作战斗部署一样，神情严肃，声音洪亮。“因此，我们不妨首先选择这几个单位作为突破点，开展调查。但是，仅仅这几个单位就有几万名职工和家属，而且，由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其中一部分是近一、二年先后从外地调来的。要在这浩瀚的人海中查出线索，是一件不简单的工作呵！我们必须依靠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才能……”他伸出巴掌做了一个包围的姿势，笑了笑，“你们的意见怎样呢？”

钟柱刚瞥了瞥张云涛那激动的神情，浓浓的剑眉耸动了一下，语调高昂而坚定地说：“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决心同群众一道破获这个案件！”他望了望杜书记微带笑意的脸孔，放慢了声调，“我们建议，是否可以举办一个治安保卫人员、民兵、党团骨干的学习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时倾听他们的意见，并通过他们去发动群众。”

杜书记满意地点点头，微笑地说：“很好！党委扩大会议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并作了布置。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嘛，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了，再狡猾的敌人也是滑不脱的！”

钟柱刚和张云涛在基地党委的支持下，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晚上，他们参加学习班，联系敌我斗争形势学习理论，同时把案情交给治保人员和群众讨论，让大家提供线索。白天，他们深入到同八号图纸有关的八三五、八三六、八二〇等几个单位去参加劳动，和工人群众谈心，了解情况。但是，正如俗话所说：“荒山野岭坡坡多，晓得那个坡下有蛇窝。”在这几个单位的数万名人员中，单是姓李和与李字谐音的就有好几百人，谁晓得哪个人与案件有关呢？群众提供了一条又一条的线索，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举材料，侦查工作紧张的进行着。小张这个刚从海军复员的青年，习惯于在惊涛骇浪里猛冲猛打，因此，对这隐蔽战线上的对敌斗争，他却缺乏耐心，容易产生急躁情绪。

每当小张发起急来的时候，钟柱刚总是不慌不忙地叭着叶子烟，然后用温和的语调对他说：

“小张，我们是在同那些没有标签的狐狸进行斗争的呵！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抱着积极的态度，但需要耐心、沉着。俗话说：‘心急等不到人，性急钓不得鱼。’我们作为人民的侦察员，就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既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放走一个坏人。这才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达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一天晚上，他们参加了八三五厂治保会召开的老工人座谈会。会场象一锅鼎沸的开水，老工人们怀着对敌人无比愤怒的心情，纷纷发言。厂里早已拉过报时十二点的气笛，讨论还在热烈地进行，话题最后集中到了两个嫌疑对象的